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四百四十二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一百七十三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補承事郎八年轉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

辦公事十四年舉進士紹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遷太社令三年遷太常寺主簿以親老請祠主管沖佑觀丁父憂慶元二年復為大理司直尋改諸王宫大小學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濬溝洫固隄防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為水旱之備葺城郭脩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穀明烽燧為邊鄙之防丞相京鏜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為託四年授樞密院編脩官遷太常丞尋兼工部郎官

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匃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國史編脩實録檢討遷祕書少監遷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冑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衂詔在位者言事彌逺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為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為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

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奏方具客曰佹冑必以奏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

心焉封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脩國
史實録院同脩撰仍兼刑部兵端既開敗衂相屬累使
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揺宫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
皆畏侂胄莫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
具奏乃罷侂胄并陳自強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
論駁侂胄乃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命為簽書樞
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録院脩撰詢立
為太子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

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嚴其尺籍之闕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奬拔智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賔客進封伯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丁母憂歸治葬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以使者趣

行急乃就道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落起復雪趙汝愚之寃乞褒贈賜謚㦤正誣史一時偽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吕祖儉雖已殁或褒贈易名或録用其後名還正人故老於外十四年賜家廟祭器寧宗崩擁立理宗於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六辭不拜因乞解機政歸田里亟出闗帝從之寶慶二年拜少師賜玉帶勸上傾心順令以事太后力學脩德以荅皇天眷祐以副四海歸戴紹定元

年上太后尊號拜太傅八辭不拜夏得疾累疏匄歸不許都城災五疏乞罷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復爵六年將拜太師三具奏辭乞免出命不許乃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國公又三具奏辭紹定五年上疏乞謝事拜太傅未幾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乞解機政依前太師特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戶部支賻贈銀絹以千計內

爷特頒五千匹兩遣使祭奠及其喪還遣禮官致路祭于都門外賜纛佩玉黝纁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拔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之道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之況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閫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為執政紹熙末慶

元初因汝愚彦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凡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

忠翊運定策元勲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荅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羣聚暴横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

輩精悍宜籍為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差遣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國子學録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國公事見皇子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權工部郎兼崇政殿說書帝問外人因閤子庫進絲履有謗議清之言禁中

服用頗事新潔者帝曰故事月進𩎟數兩朕非敝不易
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
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澣革舄屢補
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寶慶元年改
兼兵部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遷起居郎仍
兼史官說書樞密院編脩官二年權工部侍郎暫權給
事中進給事中升兼同脩國史實録院同脩撰紹定元
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升兼脩國史實録院脩

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彌遠卒命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名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𡌴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為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上疏乞罷不可拜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疏匃去
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及聞邊警
密疏恐陛下憂悔大過以汨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嘉
熙二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
賜楮十萬緡為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淳
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
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

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亦疏匃歸不允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國公居無何喪其子士昌決意東還又不許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賜玉帶更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脩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厲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為盛也帝褒諭之

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洽帝從之蓋異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剎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甫退則中使接踵而至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為之帝以邊事為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韡以知樞密院事師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

無所留難癸辯遂往於是戰于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依前太傅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面併軍分頭日以節廪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歎其犯科者追理罣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

罷如池之鴈汉有大法場之日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價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

官書之賜詔奬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
力辭有事于明堂有司閤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
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為
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
累奏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
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
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諡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
中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中求去清之曰已欲作

君子使讙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藁有安晩集六十卷清之自與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名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閒廢之人或因縁以賄進為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十七年升幹辦公事寶慶三年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加其官權知棗陽軍二年遷軍器監丞兼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三年棗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以直祕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參議官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

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六年遷刑部侍郎仍舊職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奬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匄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閫協謀犄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

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為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既慮其始必慮其終謹而審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止於一

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爲異同嵩之力求去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並進復上疏乞黜罷權兵部尚書不拜乞祠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見力辭權刑部尚書引見疏言結人心作士氣覈實理財等事且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乞祠以前職知平江府以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而歸進寶章閣學士淮

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內引賜便宜
指揮兼湖廣總領兼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華文閣
學士京西荊湖安撫制置使依舊沿海制置副使兼節
制光黃蘄舒乞免兼總領從之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
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又
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嵩之帥師
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達以其棄城也二年
黃州圍解降詔獎諭拜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恩疏視

執政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兼督視淮南西路軍馬兼督視光蘄黄夔施州軍馬加食邑城黄州十一月復光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荆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吴潛皆號賢相復信陽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饑六月復襄陽嵩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

自是邊境多以捷聞降詔奬諭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虚日久旱乞觧機政地震屢疏乞罷免皆不許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例以不敢聞于朝還之二年進高孝光寧帝紀孝宗經武要畧寧宗實録日歷會要玉牒進金紫光禄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國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黄愷伯

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寖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艱未幾而遽被

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犖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

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奥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秉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揺蕩於鼎澧為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

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恐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為之圖上以寛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强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勲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

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為伯父苦口極言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鴛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為公論所

不容居閒十有三年寳祐四年春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遺表上帝輟朝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謚忠簡以家諱改謚莊肅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奪謚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隂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汛掃中土以還天子槐貌甚偉廣顙而豐頤又美鬚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嚴閒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

耳吾弗顧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為廣德軍録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説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傅於法顧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桷誠枉今不為出之生無繇

矣乃為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桷獄紹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明年春入為主管刑部架閣文字秋兼權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特差權通判鎮江府至州會全叛涉淮臨大江大府急發州兵棍即日將兵濟江而西全遁去乃還五年丁母憂端平三年差通判蘄州辭嘉熙元年召赴都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閉不出棍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

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名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差充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軍器少監依舊提點刑獄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都督府參謀秋流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歸焉當是時宋與金為鄰國而襄漢楊楚之閒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

去為羣盜浮光人翟全寓黄陂有衆三千餘稍出鹵掠槐令客説下全徒之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間又享賜之用為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四年進直華文閣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撫日夜徵發民且困槐為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不匱淳祐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

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師軍中肅然三年進祕閣脩撰四年名入奏事遷權戶部侍郎賜紫進集英殿脩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軍政弛弗治乃為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為精兵六年名至闕辭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辭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宰相移書槐曰

國家方用兵人臣不辭急難公幸毋固辭桅即日就道
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阯
及符奴月烏流麟之屬數寇邊桅與約無相侵推赤心
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阯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
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
方物大象南方悉定七年進寶章閣待制八年遷工部
侍郎職事依舊兼轉運使九年名赴闕封定遠縣男遷
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讀升給事中上疏請抑損

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羣臣奏事少與法違憚槐不敢上兼侍讀進寶章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辭進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侯十二年為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元年權參知政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荊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頊重兵夔門以固荊蜀輔車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庭不宜在四

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為歧意者苟以臣為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曰鄉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悦帝問糴民粟積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先毋意根本帝問脩太乙祠則對曰土工洊起民罷於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宜拔

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為朝廷惜此苟非姦衺皆願為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隳遐方稍稍內徙今得生還願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為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

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
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
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衺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
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
頤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羣
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為佞帝蹴貴之竊
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為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
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

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裒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裒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罷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

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固辭
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
大雨烈風雷電梡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説兑
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
少師謚文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賻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
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太學
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

事講荒政遷太學録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名人才
戒媟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閫六
事同番昜湯巾名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
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祕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
輔專閫帥獎用介直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
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
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内有伺隙之
巨姦奇衺蠱媚於宫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

糵易揺草竊姦宄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髙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民湯頎獻田學官妻子離散夢髙遂還之毀萬載旗簡村淫祠塞其妖井名赴行在丁本生母憂十一年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説例視言者為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隂黜不久外則設閈去者屢名而不還

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冤以國子司業名實祐元年陛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書進講尚書兼國史編脩實録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兼權禮部侍郎諫辛酉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脩國史實録院同脩撰尋兼侍讀丁母憂五年以集英殿脩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

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闕決疑獄景定元年名為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為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脩國史兼實録脩撰遷吏部尚書五辭免請祠不允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許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略兼太子賔客進封寧海伯七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

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脩之日乞解機政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

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再名為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愬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

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
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
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
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
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觧而夢鼎屢上章
乞閑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
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趍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
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

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顔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受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嵊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䟽奏願

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
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
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
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瀛
國公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
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
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
二年益王即位于閩名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

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辛子應及太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為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藜藿不給為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授需次六年寶祐元年名赴都堂審察辭至池以禮師諸生二年調主管户部架閣三年遷太學録召試館職

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内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彊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遷祕書省正字四年尤精提舉史事辟為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鈎致之廷鸞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㕑往瞯焉廷鸞素厚持㕑且同館不虞其諜也客露大意持㕑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㕑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

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廂貌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即行會日食與祕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安吉州兼權樞密院編

脩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遷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倉部郎官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三年一再乞外補不許廷鸞論貢舉三事嚴鄉里之舉重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之不可得者擢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免兼左司輪對言集和平之

福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權直攉祕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入奏言太史必當謹書災異願陛下翕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豫防時再名用宋臣廷竊引何郯之說進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程奎汙穢詭祕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為大全黨不

當通判江州朱熠不當知慶元府及爲制置使林𤅢趙必迸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詞頭兼國史實録院五年彗出上疏極言天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院咸淳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畧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脩經武要畧入奏言培命脈植根本崇寛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虚聖心而延佇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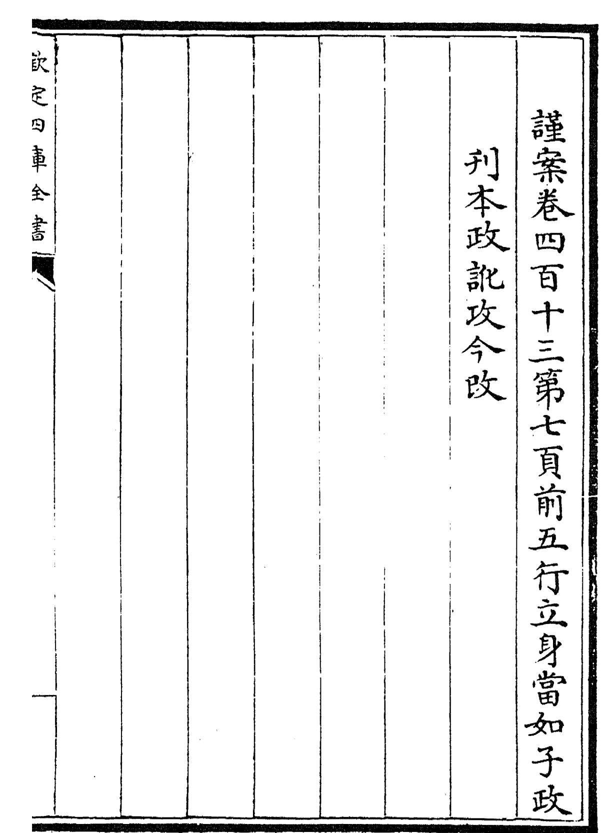
内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
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為也兼權參知政事五
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
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浙江安撫大使上疏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度宗初年詔詢故者專以脩攘大計叩之趙葵極意
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
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詞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

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已黥室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懐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瀛國公即位名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

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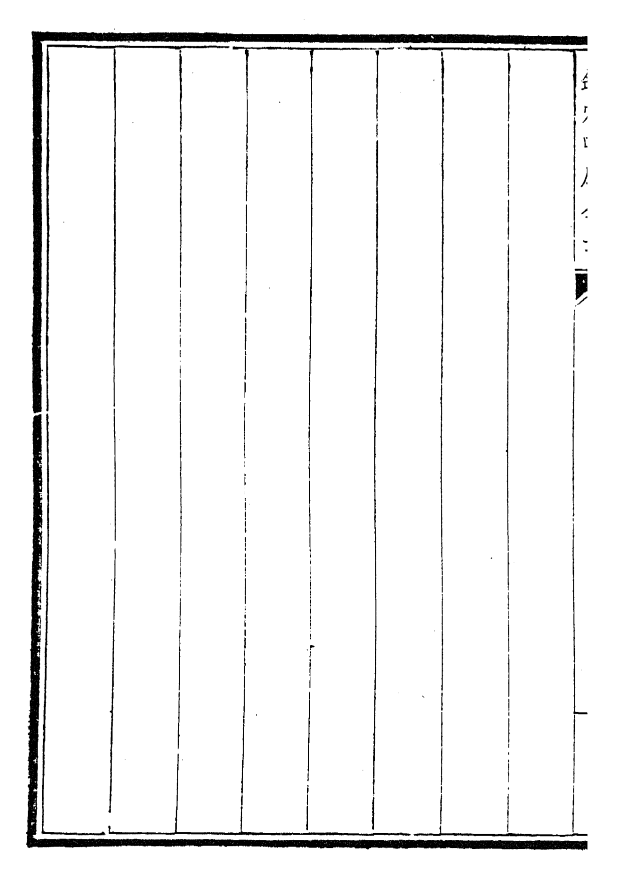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隳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既著故當時不樂嵩之之繼也因喪起復羣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宋史卷四百十四



謹案卷四百十三第七頁前五行立身當如子政

刋本政訛攻今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劉天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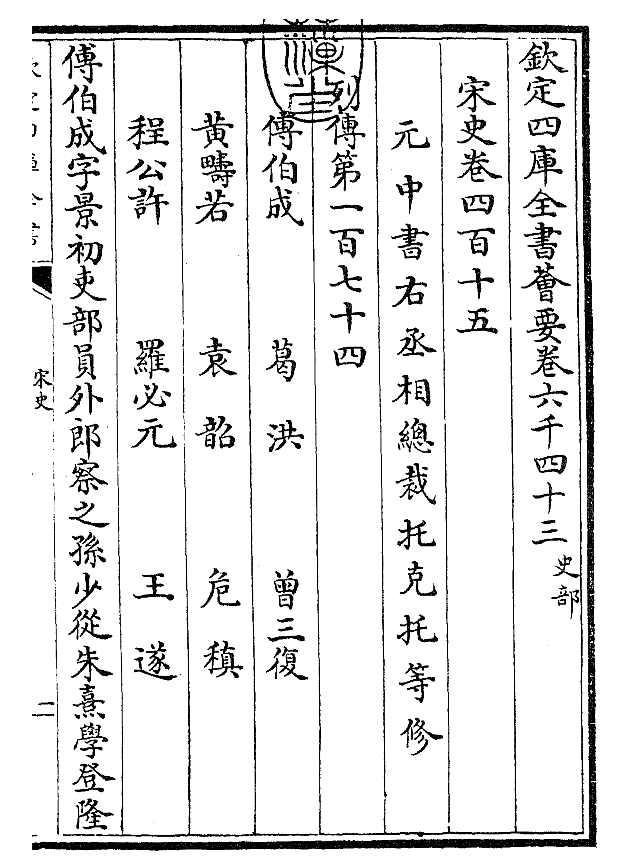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四百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復

黄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

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隄壞即下流南港為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為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言朋黨之弊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為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禨鬼之俗

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為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茍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儌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為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為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軍政三曰啟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

之出為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
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
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諭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
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
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
絶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
備權戸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
閩帥倪思以為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

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藴無以思爲戒李壁謫居撫州伯成言侂胄之誅壁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乖異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

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
曰吾豈傾人以為利哉疏乞詒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
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蔡元定謫死道州
歸葬建陽乃雪其寃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
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
於圌山石碑伯成謂虗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
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圌山砦兵素與海盜為地
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無一逸去獄具請

貸其死黥隷諸軍嘉定八年名赴闕辭不獲行至莆拜
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
理宗即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錫金帶伯成辭免乃
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
簡同名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
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
坐論事貶慼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
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

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内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戚里諸賢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内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

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册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謚忠簡

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吕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

進士第嘉定間為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為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掊克之禁蠲營運之逋其做之者至矣今乃有别為名色

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輙估籍擇廩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撫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㸃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為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

罷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為新而已爾自謂搏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中繳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煥章閣為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拜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

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名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謚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文二十四卷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為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搢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名為御史檢法

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病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恥奔競故位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隨不激其没也士論惜之

黄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一歲而孤外大母杜教之淳熙五年舉進士授祁陽縣主簿邑民有訴僧為盜且殺人移鞫治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點刑獄馬大同且爭之甚力已而得真盜大同薦之調柳州教授又調靈

川令會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略司選疇若條畫招捕事宜疇若謂須稽原始亂為區處之方再任嶺外用舉改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税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内縣用錢三十餘緡為民代輸兩年諸司舉為邑最官名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元年都城火疇若應詔上言曰當令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兼皇弟吴興郡王府

教授遷太府寺丞又遷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兼資善
堂說書遷著作郎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
相擇監司又言善為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於前
善為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韓侂冑敗疇若
上章勾去帝批其奏曰卿懷忠蓋朕固知之疇若遂疏
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罷不更置
疇若奏以為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
乞檢會前奏亟詔大臣科條人才為宣撫使帝即日以

丘崇為江淮制置使尋遷疇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朝
廷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侂胄首詔令臺諫侍從兩
省雜議疇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敵國人譏
其有失國體疇若奏令帑藏無餘歲幣若必畀晛於百
姓須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為撙節逐年樁積遂置
安邊所户部侍郎沈詵條具合節省拘催者疇若復乞
依仁宗孝宗兩朝成訓凡節省事在内諸司選内侍長
一員令自行搜訪條具來上在外廷三省則委宰掾樞

屬六曹則委長貳事干浮費者聞奏又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賞庫四季所献并佗冑萬畝莊等一併拘椿既而內廷及酒所減省議多格獨得估籍姦贓及房廊非泛供須五頃總緡錢九百一十三萬有奇外椿留產業每歲又可得七十一萬五千三百餘緡疇若乞令後省類聚更化以來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聞付之中書都城穀踊貴詔減價糶椿管米十萬石於是淮浙流民交集臨安府按籍振濟僅不滿五千人以三月後麥熟罷

振濟各給糧遣歸疇若謂此實驅之使去耳遂奏乞令覈實近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有未能歸者更振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無贏貲必難遽去仍與振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振濟至六月乃止帝以蝗災令剌舉監司不才者疇若同臺監攷察上之乃言湖廣盜賊固廹於饑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風峒寇實由官不為決訟所致宜戒湖廣諸司申明法禁為賊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砦官廵尉侵漁榷戶部侍

郎金使告主亡差克管件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劵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詔令侍從臺省條上所見疇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曷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寬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質朴屏絶浮薄之論乞撥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户察一員專監安邊所

帝皆是之因面求補外退上章降詔不允又連疏匄去會旱蝗復巘御筆令在朝百執事條上封事疇若奏官吏苛刻科役頻併賦斂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册皇太子差充引見禮儀使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吳曦叛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擇人故輟疇若以往三辭不允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屬軍民利病吏治臧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若亟命榜九邑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敕命差注者悉

罷之為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別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又糴米十五萬石有竒足廣惠倉之儲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寛初沈黎蠻屢犯邊疇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羌兩羌遂乞降四年董蠻合其部族入寇揵為利店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疇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權免平戎莊是年炭估麻租令莊子弟即日上邊為守備會嘉定

閼守蠻窺利店無備遂入寇疇若復選西軍欲且往防
拓隷轉運司折支不報蠻再犯龍鳩堡轉運司始頗從
所請蠻復到龍門隘知有備乃退進龍圖閣待制依舊
知成都府大使司之師出東路提刑亦徵兵三埀告警
敘南之報復急兩路震動疇若亟移書兩軍俾速還師
守險為後圖西師遂退守沐州既而疇若兼制敘州兵
甲公事既得專行益嚴守備蠻首昔丑竟降朝廷賞平
蠻功進疇若一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耨髮櫛

如乞揀留移屯西兵義勇以防竊發以救偏重更用東南賢士使蜀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為東南監司庶杜州縣姻婭之私輕取錢引貼期之費以紓民力皆抗疏請於朝乞力行之復念大玄城乃張儀所築髙駢所修圯壞歲久復修費重乃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為修城備疇若以制置使留漢中則護諸將為得宜召赴行在入對延和殿遷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八年四月不雨詔求直言疇若條具三事首言比稱提楮弊州

縣奉行切迫故因坐減陌被估籍者衆乞與給還乞蠲

閣下户畸零稅賦乞振贍雄淮軍之乏尋皆行之落權

升左庶子仍兼修中權太子詹事疇若引范鎮故事乞

歸田里十年春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進

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改提舉鴻慶宫闕外軍潰

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仕所著

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袁韶字彦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為吴

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黄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吴江多姻黨儻相容當薦為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户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絶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為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名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

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為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年為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為佛子平反寃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冑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

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韶卒以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韶之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

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士孝宗更名稹時洪邁得稹文為之賞激調南康軍教授

轉運使楊萬里按部騶見歎奬偕遊廬山相與酬倡調
廣東帳司未上服父喪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且
語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報國矣丁母憂免幹辦京西
安撫司公事入為武學諭改太學録明年遷武學博士
又遷諸王宮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
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
博士其教養之規稹所論建遷祕書郎著作佐郎兼吴
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請敘復

軍功之賞以立大信技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顓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積應詔言安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而籍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吏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明年又論謀國者欲以安靖為安靖憂國者欲以振厲為安靖自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欲下兩淮師臣講明守

禦之備最後言事無成規者皆不可為意向不明無以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報應不亟無以趨事機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番易柴中行去國稹賦詩送之迮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金華徐僑書論罷提舉千秋鴻禧觀久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燥地為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

成横經自講人用歆動邑令有賄聞者効去之籍其財以還民都有經總制無名錢歳五千緡厲民為甚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稹疏于朝悉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辯即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為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稹性至孝父疾顧損已算益親年疾尋愈真德秀登從班舉稹自代没又為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玉府曰藥山弟和字祥仲開禧元

年進士為上元主簿大闕祠宇祀程顥真德秀為記之知德興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頴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
侯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毀踰
制嘉定四年舉進士調温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
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
崇寧縣蠲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簡州改隆州
未上會金人犯閬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

擢李亶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户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踈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彦威懐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却之彦威慚而退吳彦者緘增牒於書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閧者畏服有獻議招秦鞏大姓於亶者衆多從臾獨公許謂山東覆轍未逺反覆論難亶從之其後趙彦呐開閫復行其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

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應詔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論對言志士仁人嬰逆鱗貫衆怒不過為陛下通耳目為朝廷立綱紀而已令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强留而飲愧臣恐自此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為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

矣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蒋峴逢君希寵搠為邪說
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羣臣忠告者衆而聖意確不可
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以大舜無藏
怒宿怨為心而叅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我太宗
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
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為峴劾去差主管雲臺觀
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叅議官不赴李宗勉入相
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

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
公許奏乞還言官俾安厥位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
臺諫謝方叔王萬及磊卿相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
陵國勢岌若綴旒朝廷上自爲弗靖陽爲還除陰奪言
職此中外所以怏怏遷將作少監大旱應詔疏時事四
條又言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時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
易楮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
省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

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兌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一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幾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徑揭黃榜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為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宗勉及參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祕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力

請外為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論罷尋以直寶謨閣知袁州請蠲和糴之半改命郡吏部總所綱運而厚其貲免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為諸生講說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為伍之語遂以舊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為伍耶退處二年召赴行在屬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益悍公許密柬韓祥唉殿中侍御史王賛奏寑召命帝雖曲從

而意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
公許入奏不可不堅凝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
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
三制皆公許為之兼權中書舍人時一相尚遜機務多
壅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
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
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近所
廢斥朋附為欺之臺察充其選同時任言責者雖心迹

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議則同一人扙拭之驟若是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鈌之復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改紀之初所為錯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臥帝見公許疏稱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曰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右丞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

範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漢弼類風淫末疾範亦尫弱多
病誘曰天命猶可也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
發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為之
雪涕不已六館諸生叩閽籲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獄鞫
勘謂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蒞其事
盡情研究務使得實集議朝堂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
入不報物議沸騰臨安尹趙與𥲅奏乞置獄天府帝從
之公許繳奏與𥲅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

鞫之詔殿中侍御史鄭寀寀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權禮部侍郎差充執緩官鄭起潛劉晋之及陳一薦以臺臣論劾遷謫公許疏其附下罔上之罪乞下各州軍嚴行押發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内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葢士昌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詐以死聞清之造闕號泣請於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宄雜糅恐其積習沉痼重為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

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許疏示
清之項容孫以罪遣還家道死時叙官復職公許駁奏
命遂格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嵩之免喪以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洞霄宫臺諫給舍文章論奏公許疏乞膺
斷亟下明詔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以
論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自繳士
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
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

建寧府諫議大夫鄭寀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
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
召為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
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貨財輿繕遂諫臣開邊
釁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
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
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鄉庠教選而
更張之為士亦當自反未可盡歸咎朝廷也令行之始

臣方還朝未敢强聒以撓既出之令今士子擾擾道途經營朝夕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肆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藁殿中侍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黄門取垓疏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不宜去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黻等

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論劾朝廷尋授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嗟悼進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沖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羡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集内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華講義進故事行世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

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宫龍屏迕丞相史彌逺謫道州觧吏窘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逹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壊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茘支園必元直之遇為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横前後宰貳多為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為直之言于州曰區區小官罷去何害人益

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剥至甚必元上疏以為蠹國脉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為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鰍為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名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為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潁叔樞密副使韶之玄孫後爲鎮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官差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遺金爲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凶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

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凜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有未至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於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

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閫者六恤歸附精閒諜節財用練土兵擇將才計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户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暫兼權侍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煥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知慶元府改知太平府以論罷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改温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

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名赴闕授權工部尚書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為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辯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册所載蓋格言也

論曰傳伯成晚與楊簡為時著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黄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討李全蓋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稹以通問徐僑獲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稹者也程公許王遂讜論疊見豈不偉哉

宋史卷四百十五